

下茄荳金鑾宮送王紀略

文／圖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生 陳欣宜、蔡珮緹

「幸好老天作美，這天出日頭。」12年再度建醮的金鑾宮祈安王醮，在2012年6月16日上午焚化王船後，祭典順利在颱風大雨交相威脅下完成，信眾們直呼：「媽祖婆、王爺公有保底」。這場籌備長達近一年的宗教盛事，下茄荳人以最虔敬的方式展現誠摯誠意，也為南臺灣燒王船寫下新扉頁。

媽祖婆要建醮

金鑾宮位於高雄下茄荳港東街上，主祀媽祖，並供奉「五年千歲十三瘟王」，與頂茄荳地區的賜福宮、白砂崙萬福宮及崎漏正順廟，乃是茄荳區主要宗教信仰，居民稱為「茄荳四大廟」。金鑾宮媽祖香火緣起乾隆42年（1777），由漁村簡樸茅廟而為今日巍峨壯麗，二百多年來，金鑾宮媽祖婆是下茄荳的重要信仰，信徒們為還願酬神不定期舉辦大型祭典，俗稱「建醮」。

王醮是臺灣西南濱海地區特有的王爺信仰的祭祀活動，大體以迎王入境（迎請代天巡狩王爺）、祭祀法會、遶境巡視、送王離境（恭送並答謝王爺）為儀式結構。其中，送王儀式主要是將王船「放遊海上遊地河」或「付之一炬遊天河」，今日都以遊天河方式。王船中百凡齊備，器物窮工極巧，信徒奉獻各類「添載」，甚至有黃金等。每當王船在幽微清曉付之一炬，熊熊烈火竄達天際，彷彿巡狩王爺已經將苦難帶離人間，將人們的願望上奏天聽。「燒王船」是王醮的高潮、信徒的寄託，也就成為外界對王醮認知的具體指涉。

王醮所花費人力物力相當龐大，金鑾宮是否建醮，取決於神蹟的出現，亦即媽祖婆說了算。例如：過去兩次建醮日期分別是1992年4月底、2000年11月中。廟方表示，2011年6月5日金鑾宮再度出現「豎杯」，後來請示媽祖而決定建醮，是為「壬辰科五朝祈安

王醮大典」。

王醮日期（2012年6月11日至15日）敲定後，9月25日成立建醮委員會，10月8日「卜主會」確定各重要職司人員的安排與分配。建造王船是王醮首要任務，2011年11月，廟方在廟前搭建修建王船的王船廠，11月4日象徵守護王船廠的「廠官爺」開光、安座、點兵，王船廠前也豎立燈篙，「船塢」坑內放三寶（豆、釘、稻），這意味著王船建造進入實質的作業。11月9日，建醮委員向玉皇大帝焚香稟告建醮事宜，隨之至海邊迎請代天巡狩的王爺（親王公）。11月18日王爺於金鑾宮前的親王府安座升堂，日審陽、夜審陰，協助上蒼為地方禳災平冤。

王船是送王離境的坐駕，極為神聖，因此，王船最重要構件——龍骨，無論質材、產地、尺寸和安放龍骨的日子，都須依神明降意指示。2011年11月13日由媽祖親迎龍骨，2012年1月26日安龍目，接著剪帆等，都是各界矚目的焦點。王船同時也是信徒對於代天巡狩王爺靈力的誠意展現，為此，廟方聘請70歲的王船老師傅蘇春發以實木打造，斥資約500萬元。王船長70臺灣尺（21.21公尺）、寬14臺灣尺（4.24公尺）、高5.8臺灣尺（1.76公尺），連同添載物品造價逾上千萬元。船上的王爺廳、媽祖樓和船身的彩繪各自富含巧思，船身所繪的幾匹飛馬，用東方的豔彩勾勒著西洋的奇幻，據說是希望王船飛昇天河時速度快一點兒。船上備有兩百多件食衣住行和娛樂用品，包括電視、冰箱等電器用品，也有海防所需的金屬裝飾大砲，廁所也是男女有別。長達189天的精雕細琢，王船終於在2012年5月20日完工，正式在廟前亮相，這是南臺灣歷年來最大艘王船，也為金鑾宮2012年「壬辰科五朝祈安王醮大典」揭開序幕。



圖1 船側天馬彩繪（陳欣宜 攝）

藝陣頭創新意

即便現今處於都市叢林中，只要遠遠聽到鑼鼓喧吶踩著鞭炮聲而來，便意味著附近某間廟宇正熱鬧著。迎神賽會的藝陣儀隊不只表演給神明看，也是信眾對廟會慶典參與熱度的展現。此次參與金鑾宮建醮的陣頭，多為在地自發性奉獻，而且陣頭成員皆由當地居民自願組成，陣頭相當豐富，充分展現村落間的凝聚力。

從2012年2月開始，包括：牛犁陣、蜈蚣陣、大庭角宋江陣、林角火龍獅陣、林角旗陣、過港仔宋江陣、吳角龍鳳獅陣、什姓角黃頭獅陣、金鑾宮御輿團、頂茄荳賜福宮四姓角宋江陣等，相繼在金鑾宮操演，就為了建醮期間能有最好的表現。茄荳地區陣頭在正式出陣之前有個習俗，亦即在必先至鄰庄預演，稱為「架棚」。6月3日，各個陣頭「架棚」白砂崙、崎漏、頂茄荳，頂茄荳賜福宮還盛情款待，同時也正式宣告王醮籌備事宜完成。歷經近一年緊湊的籌劃與串連，壬辰科五朝祈安王醮以6月10日藝陣踩街活動為祭典暖身登場。翌日（11日）清晨，祈安清醮起鼓，兩天祈安清醮及三天王醮正式展開，最後，於6月16日送王儀式中結束。

6月中整人的烈日已是南部常態，今次颱風也夾帶風雨軋上一腳，許多陣頭為了不影響動作的流暢仍然輕裝上場，溼透的外袍分不出是雨水或汗水；即使穿上雨衣，塑料包裹下一動作便感悶熱難堪，但見參與者隨意抹下一臉溼漉，緊緊跟上神駕的隊伍，堅持到底走完全程。端看這樣的毅力，不難得知下茄荳大大小小都視金鑾宮慶典為地方大事，並趕在這場難得一見的盛會要為媽祖婆、親王公獻上自己的心力。

綿長的隊伍中，童男童女組合而成的蜈蚣陣，為緊鑼密鼓的藝陣增添幾分柔軟的童趣。廟方還特地舉辦一場文昌開智慧活動，讓這次建醮扮演蜈蚣陣的小朋友不僅得到媽祖和王爺護佑，在文昌帝君加持下開智慧，期望在未來的成長過程中，得以魚躍龍門，獨占鰲頭。小孩子扮演著歷史人物分外討喜，廟方為了此次的蜈蚣陣表演，特地設計兩款有媽祖婆圖樣的傘置於座位後方，代表媽祖婆對這些小小表演者的庇護，可愛的公仔形象也襯托童稚的嬌憨。雖然狂風吹送之間大雨也如斜針般打進傘下，但小朋友們幾乎不吵不鬧，除了上下盥洗，其餘時間都坐在原位，好奇地張望兩旁閃爍的快門與笑眼，或偶爾神遊，為整個醮典留下不少逗趣鏡頭。

送王夜展活力

王船的火尚未燃起，6月15日晚的氣氛早已任歡慶與惜別相互翻騰至沸點；坐鎮地方逾半年的親王公亦將要啓程返回天庭，廟前看慣了的堅實王船也將化做煙塵，今夜的喧鬧中摻著不明說的難捨。天色還沒全暗下來，佈置在牌坊邊的造型紙偶與燈籠方陣紛紛上工，兩旁攤販的香味更搶在招牌打亮前佔據感官。廟埕前炮聲鼓聲輪番較勁，各個藝陣在王船前定點表演，觀眾一路站到廟前階梯上堵得結實。

藝陣作為大型祭典中不可或缺的角色，除了用以酬神迎神，也藉由身體的勞動實踐自我與創造美感，具有自律與娛樂的功能。而這些茄荳地區的文武藝陣成員並非專業武班出身，並以當地寺廟的活動為主，平時以角頭為單位自礪強身，若遇當地有熱鬧便集結操演。不管是在社區的廣場或學校的操場，也不分莊嚴的皮鼓或輕快的樂鼓，每位參與者皆以最原始的身體藝術投入醮典，翻攪出一片繽彩紛呈。場間迴繞交轉的陣頭未曾退怯、沒有間斷，何妨在一場廟會中聆聽老中青的世代對話；重溫舊夢與重新探索是可以並進的，藝陣的生命就在保存與創新的過程一直延續下去。讓人不禁臆想，8年、12年後的下次建醮又會有怎樣的變與不變？



圖2 金鑾宮夜景 (陳欣宜 攝)

所有藝陣接力上場是替晚間8點30分的重要儀式暖身，媽祖與王爺的神轎越過人潮與聲浪，進入廟裡做登船前的準備。由主會首們為五尊親王公移冠掛牌，卸下繁複頭飾的王爺不再端著奉旨執法時的嚴峻，有如功成身退前得以暫息。只是廟方人員及觀禮民眾並無鬆懈，眾人都明白此刻停頓整裝只是離別前奏。醮壇前信眾把握最後時間向王爺祈禱，王船邊的拜墊一有空位便有人補上。屈膝落地，合掌頂天，一俯一仰間求得更多的心安。王醮祭典的花費所費不貲常為人詬病，然而其信仰所賦予的安定力量，卻是難以估量。因此，文建會與高雄市文化局等單位在參訪王船建造時，皆建議申請登錄為無形文化資產。王船雖然有形且造價不斐，但更重要的是，祂支撐著祭典中的傳統信仰禮俗與民俗技藝。這些無形資產汲取信仰的能量後反饋，唯其中精神價值難以記錄，也因此不易保存。現場往來的民眾或許未曾惦記著陌生的政策法規，不過這些如梭的切切腳步，卻無意間交織成臺灣民間信仰文化中的經典。

越接近預定典禮時刻，人潮漸漸聚集在王船前，廟方在人群間空出一條通路鋪上紅毯方便儀式進行。等待的過程中鄰里老友談天敘舊，有人還是為了這次建醮從外地驅車南歸，由笑語到感嘆都不離往昔，內斂地關心單純一如當年那句：「呷飽未？」。早期臺灣村里的信仰、武力、經濟、權勢、社交圍繞寺廟運作，娛樂選擇也相對有限，往往鄰里村人仿佛一大家子，趁著晚風坐在老榕下，利用農忙後的閒暇共話家常。如今自由發展的社會開放更多場域進行角力，大部分寺廟具有的功能限縮到私人精神慰藉，往來信徒求完事又必須匆匆趕回崗位上。而這段登船儀式前的空檔，卻讓今夜的金鑾宮穿越時空，重回半世紀前的廟埕文化。

典禮在高雄市長陳菊女士與隨行人員加入觀禮行列後開始，一箱又一箱的物資從紅毯那端傳遞上船。一般人不能隨意登船，得靠媽祖犁轎選中的船長大公與船員押班，才能安頓



圖3 請王登船（陳欣宜 攝）

王船的一切，自王船出廠大典後他們如同正式船員負責打理船務，近一個月過著以船為家的生活；當他們親手迎接親王公上船安座，也代表他們與這艘王船告別的時刻已近。

壬辰科王船共有13個船艙，例如名字有趣的「東貓箬」、「西貓箬」兩艙，便是分別收納糕餅點心及茶具文具等不同類的生活用品；而夜色裡除了高聳醒目的「聖母樓」外，周邊建築及船身也都妝點彩光霓虹，展現迥異於白天的幻象。搬運物資的時間並不算短，可見如何慎重其事務求周全，等到添載作業告一段落後，接著便是當晚的重頭戲。緊湊鑼聲響起，前行涼傘急轉，各會首端捧親王公等神像請王登船，之後來回接過紙紮的隨行船員兵馬、武器法具。除卻鑼聲、掌聲，一切都在肅穆中進行，就連快門聲都顯得特別響亮，百人見證下卻是這般不尋常的靜謐；斷斷續續的夜雨不能減卻民眾專注於王爺登船的虔敬，深怕此刻移開目光，再回頭已然遠行。夜未央，人無語。

燒王船祈年年

夏季曙光透得早，6月16日清晨莫約5點30分，廟前已滿溢著按捺不住的雀躍，狂歡氣氛似乎未曾中斷在昨夜夢境裡，鞭炮與鑼鼓竭力邀請人們共同見證最後一場典禮。藝陣表演告一段落後，將近六點媽祖鑾轎起駕，即使現場擁擠，民眾仍遵守廟方指揮讓道。各會首們手持鋤頭與水壺朝地面澆灑「取水」儀式的水，象徵為王船開水路，王船在眾多男性合力牽引下緩緩啟航。龐大船隊由廟埕出發，兩次右轉，最後拐進金鑾宮廟後沙灘，距離雖然不遠，但每一步踏下的都是熱情與離情。即使公車為了祭典改道行駛，路邊仍然停放不少汽機車，隨行人員要避免地上障礙物影響動線，並控管兩旁簇擁的群眾間距，更得時時注意上方的電線，眼觀八方還要眼明手快，只希望王爺此去一程順順利利。王船上不時撒下金紙及點心，有如臉大的煎餅及帶狀的護符，象徵守護地方的神祇臨去前些許牽掛與回禮，人們展臂延攬贈物、擁抱信仰。赤腳徒手的繹夫們拉動沉重的船體，行進間需要高度協應，前進時施力的統一、轉向時的拉力控制，路上行舟，無浪也險。百人意志藉著手中繩索凝成一線，裸足走過的土地滿滿赤誠。歷經一個半小時的繞行，王船駛入沙灘後暫停移動，等待吊車完成船桅與船篷的組裝作業，機具與船員必須找到接應的角度，也要確保懸起卸下的穩定性，過程緩慢而慎重。天空時而



圖4 緣夫信眾（陳欣宜 攝）

陰霾、時而豔照，猶記首日遊內境風雨來朝的景象，而大典前夕谷超颱風還未遠離，泰利颱風加上西南氣流已蘊釀下一波威脅。氣象局接連兩週發佈豪雨特報，下茄苳居民不止緊繃神經防範可能的災情，更擔心延誤建醮大事有負聖母所託。幸好所有疑慮被穿越雲層的陽光給蒸散，預告王船將在雨勢止歇的好天氣啓航，無論是天公作美或神明庇佑，飽受一個月風吹雨打的居民必定難忘此刻「神蹟」。

只要一進入海灘就不能忽視那幾座人造且遙遙互峙的起伏稜線，尤以預定進行焚化儀式的那座貢品山特別高聳，使王船有如行於波峰般壯觀。「愚公移山」的工作接著開始，你一捆、我一袋，有糧食和羅盤等航海用品，以及各種日用品，這些信眾的心意在現場男性通力合作下，一一唱名上搬上王船，或堆疊在船下。點貨完畢，馬上升起中桅船帆，貼上「天赦」和「瘟符」，接著驗船、拍船醮（祭船），還未來得及停下換口氣，點火焚船祈福，王船已竄出熊熊烈火。

傳統習俗，王船點燃後人員必須盡快撤離，而船長大公和押班船員則將事先準備的紙型替身留在船上，隱喻古代「儺祭」中卻瘟除疫。今日，群眾圍聚王船周圍，見火苗冉

冉升起，爭相拍照，或雙手合十祈求平安。古今儀式意義之轉變，可見一斑。只見那艘色彩斑斕的船體在熱浪飛灰中隱隱浮動，彷彿將帶著一年來地方百姓的心心念念遠上天聽。媽祖大轎與群眾共同在火光外靜靜守候，建醮以來環繞身邊的子民捨卻多少個人利益，又傾盡多少時間心力，齊心並進謹遵每一項指示，端賴兩個世紀半前小漁村傳遞下來的堅持，也是這刻祂停駐人群間的理由。縱然岸上一代換過一代，岸邊送走一艘又一艘回返天河的王船，但在地神祇何止一期一會的責任而已？白雲變幻，海線遷移，只要神案前祈願的香火點燃，繚繞黑面媽的裊裊虔誠不曾散去。正午11點第三根船桅與金色鯉魚旗倒下，眾人不畏高溫爭相要沾沾鯉魚公的福氣，龐大的隊伍一路護送媽祖婆返回金鑾宮，下午2點舉行「過火」儀式後，了卻地方民眾在歷時一年的王醮中所肩負的責任。

寫在建醮之後

金鑾宮2012年王醮事典，顯示傳統與現代互相磨合的過程，也以質樸的地方力量展演人與神祇的關係，為臺灣的鄉土風貌保留一頁豐盈寫照。做與不做只在轉瞬即逝的意念間，卻決定時代之中某個齒輪是否就此脫軌傾頹，誠如王船師傅薛兆軒所說：「我們這一屆不做，後面就沒有了。」王船的火光又燃過一季，漫天灰紙間依稀看見船尾書寫著「順風出航—國泰民安—風調雨順」，由來已久的幾個古樸大字，歲歲年年，世世代代，那正是岸上人民最簡單的心願。

圖4 王爺賜福（陳欣宜 攝）

